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卷三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編號 D7831200

卷三

秦漢文卷之一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以匡楚王熊相之多臯

天水胡纘宗總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053

No.



東漢書卷之三

秦漢文卷之三

天水胡績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賈誼

過秦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殽謂
二殽函函函谷

關也史記張良曰關
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

春秋握誠圖曰諸侯
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

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包含天下也周易曰括

囊無畧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

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闔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期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

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

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

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

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

改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者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

侯結納為從欲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

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

收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善戶三萬以

為二京竊越謂孔背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
 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竊越
 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
 願李所以安周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
 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謂東周君曰臣恐
 西周之與楚韓實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
 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同君
 之子也仕於齊收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
 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
 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
 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
 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
 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

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
 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商因
 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怒蘇秦欲囚蘇厲燕子
 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
 昭王使於燕七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
 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

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

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
 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曠亦係武之後也田忌
 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
 秋曰王廖責先兒良責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元五兮切廖力影切戰國策曰韓魏之
 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
 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
 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
 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嘗以十倍之地
 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

故曰信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

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遠巡遁逃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

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

櫓左氏傳曰秋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李立

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為短曰

敲長曰朴說文曰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

為桂林象郡今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

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

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日秦更名墮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

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鋌箭足也鄧展曰鋌是扞

之咸陽以銷鋒鋌為鍾鏃金人十二重各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

害之處信曰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

卒如淳曰何謂何官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

天府之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

計數二世三世至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

昭曰繩樞以繩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古而遷徙

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非

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史記曰范蠡

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倚

頃魯之窮上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
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生特乃
適河東大畜牛羊下涇氏之南躡足行伍之間
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頓也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
揭竿為旗坤蒼口揭竿舉也巨列切天下雲會
而響應羸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
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
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

鉤擷棘矜鉅不銛孟康曰鉤戟長銛介也擷鉤柄

也張晏曰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鉤柄及戟

有鐵橫土鈎曲也說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

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

也蘇林曰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
招音翹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
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考異

論中

此與後篇舊俱作過秦下今分之蓋以其文辭重復而各有首尾所致論者一為二世一為子嬰發也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

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疲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

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

此之時專一作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而立私愛一作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

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

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

術也秦雖併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

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士世之事並
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
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
夫寒者利短一作作一作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囂
囂一作作一作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
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
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

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
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待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
自新更節循行去聲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
盛史記作威德與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懽
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
離土之心則不執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
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

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深刻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東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郡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

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春以為扶蘇死而胡亥立天之欲速秦亡有在矣二世何足罪也

論下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強弩

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

山東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

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按秦本紀

邯與楚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止去見邯云云項羽擊秦軍虜王離邯乃以兵降諸侯初無要市謀上意

群臣之不相信可見

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

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

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班固典引謂此言非是秦始皇起罪惡至胡亥極矣

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公匡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貴一曰之孤云秦地可全所

謂不通時變者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

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

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并列良將行其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

入戰而為之開闔百萬之徒逃敗而遂壞者豈

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

并大城守阨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

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

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
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
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
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採敗非
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
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
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
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

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評足
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先道而忠臣不敢
諫智士不敢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
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
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
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
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
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
道而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

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
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吳主孫
權嘗問
鬪澤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
因對賈誼過秦論最美澤覽讀焉宋陳無已曰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棧之
辭亡以敬晉也本傳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徵為廷
尉廷尉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
帝召為博士博士秦官也因著過秦論論

治安策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

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王
室也應

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里
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
也借釐字為之耳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
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

前席

師古曰前促近
詛所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詛所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

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

之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數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

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

地過古制師古曰僭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淮南濟北王

皆以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

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畧曰

臣竊惟執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

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皆理而傷道者難徧以

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濟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台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

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

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于故反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

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豈灼曰搶音倫吳人罵

楚人曰倫倫壤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倫音仕庚反壤音女夷反非甚有紀師

日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

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

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

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

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制也民保首領。匈

奴賓服。四荒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素朴。獄訟衰

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乂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

廟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

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

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

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道自謂也其

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也臣謹稽之

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

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

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下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也是也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加淳曰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

古曰鄉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

子春秋鼎成應劭曰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

者言最權力且十此者虜師古曰十然而天下

必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

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

抵先言大畧也音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

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

帝曰日中必斐操刀必割孟康曰斐言衛日中

日太公曰日中不斐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

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吾見大韜莫謂暴

曬之也曬音所昔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

肯早為已應劭曰抗頤墮膏肉之屬而抗劉之其互而

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卒也劉劉豈有異秦之



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
公者皆無恙師古曰无恙言無憂病也當是時而陛下即天
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
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淆雜也併音步與反非有

六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又子為側室席夫也臣豆

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諸公幸者廼為

中洎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材之劣也言纔得舍人

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

十縣德至渥也師古曰渥厚也音握然其後七符之間反

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林而臣之也師

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

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誘

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

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謂試言其親者親者亦

恃疆為亂明信寺不以規也師古曰蔡說

諉音女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師古曰共

讀曰靈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十七貴人皆無恙

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師古曰白以為於三子為慮亡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太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

同皇帝之明度而為天而之事

人赦死皇師古曰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

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正者令之不肯

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幸而來至

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應劭曰

視也師古曰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

言驚愕也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陛下雖賢

誰與領此師古曰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

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

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

其法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然殃使不然

既之變未和所移師古曰既明帝處之尚不能

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林

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而芒刃不頓者師古

曰謂刃之利如豪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師

曰解支節也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師古曰

也體髀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悉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嬰繞也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

勢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

事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

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

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勢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

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

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使之導禮義也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誰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像設數也解在食

皆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以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須待也

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

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夫子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今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

分諸侯王之國也若其地比自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

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

師古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當之誠以定治而已。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讀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音開。章之計

不萌。應劭曰柴音開。章音皆。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師古曰鄉讀曰嚮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尉赤子天下

之上而安。植還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

我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應劭曰置遺腹

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

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為

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如淳曰

音上勇反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師古曰幾並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一二指

愴身慮亡聊。師古曰愴調動而痛也失今不治

必為錮疾。師古曰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盤師

為治也巳語終辭

曰踰古踰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踰今所呼元
聊掌是也斂古戾字言足踰反戾不可行也

王之子弟帝之從弟也弟其子於文帝為從弟今

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

天下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安故司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

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瘞也又苦踰

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土也寧事夷者天下之足何

也下也今匈奴嫪嫫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每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言不可止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

禮也師古曰共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亦反也言

如人反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羈國有人乎師

顧然日顛倒如此而不能解救非曾倒懸而已師古

豈謂困自智之人乎讀曰又類辟且病痲古曰痲足病痲不能行也師

痲音但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

雖受高爵之賞猶將

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五尺，易得復除。言唯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斥候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

望烽燧不得。人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章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卒之以相告曰：新

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遂張晏曰：書卒烽燧燧也。師古曰：張

說誤。漢書則燔燧夜則卒烽。將吏被介冑而

睡。師古曰：被音史寄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

不使。師古曰：醫音自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

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亡具，臣竊料匈奴之

衆。師古曰：料音斬。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

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

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鄭氏曰：說

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置之。因以漢事告

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

說讀曰：悅中行說。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

事具在匈奴傳。天子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

菟，耽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

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

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責僮者如淳曰僮謂謀妄也

之繡衣絲履備諸緣師古曰繡謂諸若今之織成

以為要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君衣其土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賣奴婢閑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處則不著蓋貴之也

縠之表薄紉之裏縵以偏諸音妾謂以偏諸縵者

美者黼黻黼為斧形繡者刺

為衆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音妾謂以偏諸縵者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師古曰得其

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

力盡也音且帝之身自衣阜縵師古曰縵音徒奚反

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師古曰縵

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賤者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胡可

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

然而獻計者曰母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言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

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

之贅贅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

有眩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

之時以身為質也。贅音質也。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

摩田器也。言以耰及鉏借與其父。母取箕帚立

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耰音憂。而許語讓也。師古曰許張說也。許音碎。抱哺其

子與公併倨。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

步併音反。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

計校也。師古曰說讀。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

亡幾耳。師古曰唯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

反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

師古曰蹙謂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厚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

進取之業

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

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善惡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

師古曰剽謂

自東而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劉音操

日奉兩廟之器

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奉授也音騫又音蹇

白晝大都之中

處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矯

為者出幾千萬石粟

報度曰吏矯為徵發盈出

疆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

賦六百

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

乘傳車循街郡國以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託

違此又言矯偽之人許為詔令妄作賦歛款不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師古

曰持使也言公卿大臣持以簿書至於俗流失

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

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聖當然也夫移風易

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

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

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

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僵偃

也音筦子曰師古曰筦與音同管子音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筦

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

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

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

曰幾讀曰冀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

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

信謂共為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

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曰維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

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方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

音于勸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園舉以禮師古曰禮

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齊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

其親主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

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

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讀曰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士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

廼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

之也。師古曰狹小兒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

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

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由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

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者讀曰嗜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

如自然也。師古曰貫亦習音亡官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音亡官反

則入于孝。仁者所孝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

合孝記曰。帝入東。孝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孝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孝上賢而貴。德則聖智

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孝上貴而尊。爵則貴

賤有等而下。不喻矣。師古曰喻音同謂越制帝入太。孝承

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

其不及也。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

五季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

日輯與集同輯和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微膳之宰。師古曰有進

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誹謗之木。師古曰誡惡

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師古曰瞽。死目者。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

也。工習樂者也。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故

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

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春

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

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趣。中肆夏。師古曰

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

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

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詳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謂反。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

者非斬剝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

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豈刈管茅也音姦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

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

智也。師古曰法謂而教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

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迹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

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別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嗜讀曰嗜及其長而成俗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

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

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

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

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

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

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師古曰：論

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

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應，中安

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
 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以德教
 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
 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
 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
 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
 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夷裕饒也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其聞也秦王置天下
 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此音依反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
 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七級廉近地則

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勢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官之長延及庶

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

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噐其斬反

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

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其齒歲也斃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

食之草也斃音干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

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

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

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

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

日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刑笞僇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不亡

陛下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師古曰迫天子也廉耻不行

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

夫豈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夫罪

二世於望夷宮本由投鼠而不忌噐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直

者履中之藉也音子余反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輸

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主刑司寇小吏

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

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

此也蘇林曰知其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

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

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鄭氏曰：擊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

也。師古曰：擊，重也。以毒藥重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聞豫

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讐行若狗。國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

主使然也。故上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

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耻。師古曰：頓，隼詬亡節。師古曰：隼，詬謂無志分

廉耻不立。且自不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苟若

而可。師古曰：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主

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也。師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

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

職業者。粹於群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俱亡耻

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賤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

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師古曰：簞，簞

方曰簋圓曰簠簠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

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

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

曰諱古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曰冠鞶纓

鄭氏曰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胡公漢官車

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享

曰水性平若已有王非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

若此也師古曰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

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

上不使人頸盥而加也蘇氏曰不戾其頸而親

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師古曰裁謂上上不使挫抑而刑之也師古曰

髮也抑謂按之曰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

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師古

讀曰喜音許吏反憲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師古

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

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風曰唯爲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打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我者此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

凡此上陳廟誣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比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所以此節行以御其群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其若金城也尋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死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夫人也亦顧行而猶彼人耳夫音扶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

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上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

未能自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

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服於主上無所失

日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陛級之事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

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

論積貯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

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予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旦心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六十年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棄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繫罷夫羸者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

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必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二傳一傳一

二傳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師古曰值

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

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藩翰得宜

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

曰黑子今所謂黧黑也著音直畧反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

食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以為不

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誼諸侯彭越燕布等

師古曰前讀與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

外師古曰諸侯同皆在關東故於東門畢以為

王師古曰畢猶盡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

功今淮南地遠者以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

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屬漢師古曰為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

終作衣師古曰悉盡也錢用謂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屬



